

HEDENGJI

克明著



荷灯记

· 百花文艺出版社 ·

7

荷 灯 记

克 明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3/8 插页5 字数125,000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000

书号: 10151·483

定价: 0.56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荷灯记》所选的二十一篇小说，写的是活跃在漳沱河畔、太行山麓人民的生活和斗争。人物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革命精神，跃然纸上；农村妇女的纯真、美丽、热情、活泼的形象，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序

孙 犁

克明同志很谦虚，最近给我来信，要我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写篇序。这是不好推托的。

因为也是老朋友了。我现在年老力衰，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、打杂、清扫道路的工作，使热心的游览者，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。

我和克明认识，是在抗日战争结束，我在河间一带工作的时候。真正熟起来，是在土地改革期间，我在饶阳大官亭工作的时候。

大官亭有个规模不小的完全小学。我每天晚上，都要在那间大课室里，召集贫农团开会。散会的时候，常常是满天星斗，有时是鸡叫头遍了。

学校的老师们，和我关系都很好。每逢集日，他们是要改善生活的，校长总是邀请我去参加，并请一位青年女老师，端给我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。我那些年的衣食，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，所以每请必到。

吃饱了，就和老师们文化娱乐一番，我那时很好唱京剧。

在这种场合，常常遇到克明。他那时穿着军装，脸上总是充满笑容，很容易使人亲近。那时他已经常常在《冀中导报》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了。

进城以后，克明常来看望我。我病了，他从北京给我买了一大瓶中药丸。三年困难期间，他同小秀（就是上面提到的青年女老师）给我送来一包点心，这包点心也不过一斤重，不知为什么，竟触动我心底的情感，写了一首旧诗。这首旧诗，几年后，我把它投入了火炉，内容也完全忘记了。

克明的文章，很多是写儿童生活的，明快流利，主题鲜明乐观，和他那总是笑咪咪的模样相仿。他在政治和生活的道路上，却屡屡跌脚。土改期间，以莫须有的问题受到审查；事情过后，又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背着这个黑锅，经过一九六六年以来的运动，其遭遇的艰辛，是可以想象的。他被下放到郊区，自己筑土、伐木，打坯盖房，携家带口，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。

克明有股牛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仍然坚持写作，计划还满不小。他和村中青年合写的小说初稿，我是看到过的。

现在，他也接近老年了，就是那位小秀，她的最小的女儿，也比她在大官亭教书时大多了。时光的流逝，确实是很快的。

受到克明的委托，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来写这篇所谓序。半夜醒来，反复措辞，难得要领。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的。而克明要求我，写一篇“教训的序言”。什么是我们的教训呢，我想到两点：

一、对于现实，对于生活，我们的态度，应该是看得真

切一些，看得深入一些。没有看到的，我们不要去写，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，暂时也不要去写，而先去深入生活。我们表现生活，反映现实，要衡之以天理，平之以天良。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，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。这样，我们写成作品以后，除去艺术加工，就不要去轻易作内容方面的改动了。遇到不正确的批评时，我们就可以有信心，不畏一人之言，甚至可以不畏由一人之言引起的“群言”。现在，有的作品印成出书，还不断随时改易，随势改易，甚至随事随人改易，象修订政策法令一样，这是不足为训的。

二、我们要对文学艺术的基础理论，进行必要的补课。缺多少补多少。在战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些作者，我同克明都在内，得生活的教育多，受书本的教育少。遇到那些文痞们的棍棒主义文艺学说，不一定是慑于他们的权势，倒常常是为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，“左”的出奇的理论所迷惑，失去了自己的主张。有时会迁就那些明明是错误的论点，损害了自己的良知良能。甚至有时产生悲观绝望的心情，厌世轻生。这都是因为我们平素没有充足的武器以自卫的缘故。

克明的阅历，比我广泛得多，积累的经验，也自然比我多，而且深刻。回顾过去，当然是为了前进。我想，克明目前虽然也显得有些衰老，又多病，但是他的一贯乐观主义的精神，丰富的生活体验，会支持与鼓励他进行新的创作，新的长征。

青春燃起的革命火焰，是不会熄灭的。对于生活，仍然是要充满信心的。长江大河，依然滔滔向东。现在正是春天，依然是桃红陌上，燕筑堂东，孕育着新生。

我十分高兴，把克明盛年开放的这一束花朵，介绍给亲爱的读者，请你们批评。

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晨

目 录

序	孙 犁
梨树园子	1
一个女工	11
仇 恨	16
父 子	23
老 人	31
我刚入伍的时候	35
二妞结婚	40
机枪射手	49
波 折	55
春 英	62
山庄巧遇	75
秀文的婚事	91
金菱姐	103
爱 革	119
生 命	128

青 春	138
芹 姐	147
櫻桃花	163
路 遇	171
夜 曲	179
荷灯记	183

梨 树 园 子

一

史经村东的池塘旁边，有一块方方正正的梨树园子。这十亩梨园，是王老敬的祖父遗给父亲，父亲再准备遗给老敬的。这块园子，附近几十里都有名，土质好，园主勤，长的梨子又大又甜。老敬他们几辈子都仗着这块梨园过日子。

一九三六年，当一个个大梨由青变黄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来了一场雹子，梨儿全被打落在地上了。

清晨，老敬的父亲——六十五岁的老头子，一开门就急得嘴唇打哆嗦：

“等死吧！梨完了蛋，借人家的钱怎么还？……”

老敬知道爹爹的脾气，光着急发火办不了事。他没说什么，就和母亲、媳妇、儿子、闺女，阴沉着脸，踏着雹子到园里去，把梨拾起来，堆了好几大堆。

晚上，一家子都吃不下饭去。老头子的嘴不住声地诅咒：

“时运不佳，年头单跟穷人作对……”

“爹，那有什么用？咱们还是想想今后的办法。”老敬望望父亲，“这次雹子的片场不大，……你不是会烧梨酒

吗？”

儿子一提烧酒，老头子立刻觉得面前有了一条生路。他点点头说：“可不是，三十几年前，看见过人家烧过两次，就着这会梨子还没烂，倒不妨试试。”

可是，哪里有烧酒的本钱呢？母亲想不着门路，媳妇娘家更穷。十四岁的小牛和十六岁的闺女小花，只眼巴巴地望着大人。想来想去，最后想起本村的冯老财来。

“向他通融一下，使个百儿八十的，弄对了就许赚回点来。”老敬说。

老头子捋一捋花白的胡子，叹了口气说：

“咳！老乡亲们吃他的苦头太多了——没有法子，碰碰吧！”

太阳又从东方升起来，地上的雹子完全融化了。老敬穿上了一个平时不常穿的新粗布褂子，破例地洗了洗脸，到东头去找冯老财。他一见老财家那又高又阔的大门，青山似的房屋，心就有点跳。不进去吧，干什么来了？进去吧，穿得这么土土拉拉的——虽说自己已经三十二岁了，却从也没有登过财主家的门边呢，见了人家的面，应该怎么说话呀？他在门外犹豫了一会。这时，有个穿着大褂的先生——冯财主家管帐的走了出来。他给先生作了个揖，把求老财的意思说了说。先生进去了。待了一会，又出来，朝老敬招了招手，意思是叫他进去。老敬进了院子，一面走，心一面跳。在一个四壁明亮得象玻璃一样的屋子里，他见了老财。

冯老财四十来岁，两撇小黑胡，带着个“墨晶”眼镜，见老敬进来，很客气，他递给了老敬一碗水，老敬没有敢喝。

“听说你们打算用个钱？好说，好说；用多少吧？”老财很慷慨地说。

“有个……百儿八十的就行！”老敬赶紧回答。

“少爷刚捎了钱来，明天派人给你送去吧！”

老敬告辞了。路上，他独自叨念：“人们全说老财又奸又猾又狠又毒，看这样子不象啊！”

第二天，一家早早的吃了饭，母亲、媳妇、孩子到园中继续拾梨，老敬父子俩留在家里，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虽说是坯房，这样一打扫，也就象回子事了。一壶茶叶水，四碟点心，是专为款待来送钱的客人用的。等到中午，又到晚上，一直掌上灯，还不见人来。

又等了一天，又没人来。

第三天，钱还没送来。

老敬有点怀疑了：“莫非嫌咱不亲自去拿？”老敬父亲受惯了老财的哄弄，吃够了苦，有心劝儿子打了妄肠心，可是又没有别的法。

过了一夜，老敬清早去找老财，吃饭时回来说：“老财说，‘钱还没汇到家，得等两天！’”

父亲有些发愁：“梨要烂了，怎能再等呢？”

到第五天，梨开始腐烂。老头子急了。他骂一阵老财黑心白眼狼，不肯帮助老乡亲；又骂一阵儿子没出息，也恨自己命不济，苦干了一辈子，一个钱没攒下……。

老敬第三次找了老财去，带着这样一个消息回来：“钱倒可以，不过月利一分，还得用地抵押。”

父亲一听就火了，他知道，老财打祖辈就用大利钱苦害

穷人，他家的六顷四十亩地，都是这样收的小家主的。他嚷着：“让梨烂了吧！饿死也不借他家的钱！”

第七天，梨大部烂完了。

一家子愁得干什么都没心肠，正在这时，冯老财家那个先生来了。大家都有点惊奇。先生说：当家的见乡亲们在难中，打算周济周济大伙，谁用钱可以去拿，还早还晚没有关系。

晚上，一家子又商量起来：怎么也不能饿死啊！若是等到明年新梨下来了，全家再俭省点，利钱虽大，也许能补上这笔亏空……

最后决定还是去借。

老财很客气地让老敬在纸上打上了个手印后，没有说什么，就拿了一百元大洋，交给老敬。

二

日子在饥饿中熬星熬月地过着。老敬一家，象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，每月月底，要东借西求的借些钱给冯老财交利钱。家里的几件破家俱也都卖光了。十个月，老敬很明白，从自己手中出去给老财的利钱正正一百元。但他们咬着牙熬着，他们指望着那救他们命的梨树。老敬和父亲，没有一刻离开过园子，更没有一刻停止工作。从春天起，就刮皮，截枝，捉虫，锄草，施肥，浇水，好容易看到枝头长叶了，开花了，梨儿由小到大，又由青慢慢透出黄色，啊，终于盼到了秋天！老敬把小屋拾掇了拾掇，在炕上铺了一领新席，心中说不出的高兴。

“老天爷有眼，去年的窟窿一定补得上了！”老头子常常张着缺了几个牙的嘴对自己的人们这样说，对别人也这样说。

不料在一个下午，老敬父子正在树上捉那吃梨的虫子时，老财的先生来了。

老敬父子赶紧迎上去，满脸堆着笑，让先生吸烟，但先生的脸是那样紧绷绷的，手里拿着老敬曾经捺过手印的纸：

“你们借的钱到了期啦！三天内要归还！”

父子俩个都象被浇了身冷水。

“再等个半月十天，梨下来以后吧。”老敬用手指着梨树。

“不行！你们三天之内预备好吧！”说完，先生扭头就走了。

一个沉重的铁锤敲在一家子的心上。老人又闹起脾气：

“不该和这东西们来往！”老敬只闷着脑袋想办法：典出去吧？三天钱也不能到手；借吧？家家是一样……想来想去，也没有法子。

三天到了，先生果真来了，一家子跪下来哀告了半天，老敬娘急得直给先生磕头，可是没有用。先生把脚一跺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明天再凑不上，衙门里见！”

第二天，冯老财亲自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两个带枪的警察。老头子见势不好，赶紧迎上去，颤抖着声音哀求：

“先生，老总……老爷……再容两天，再容两天吧！”

老财冷冷地笑了两声，朝身后一招手，二话没说，两个

警察就用绳子把老敬绑走了。

老头子托人把儿子保出来，带来了个更恶的消息：“十亩梨园归了老财！”

十亩梨园，这是一家人的命根子啊，怎么也不能被夺走啊。老头子的眼里涌出了泪花，老敬的脸上象罩着阴云。正在这时候，老财家的先生又来要文契了，后边还跟着那两个警察。

“拿来吧！”先生一进门就伸出了手。

“老天爷呀……”老头子在门台上放了悲声，母亲，媳妇都在屋里嚎哭。老敬那瘦瘦的脸本来就很黄，现在变得几乎成了蜡色；他不敢说什么话，又不愿把文契拿出来。先生使了个眼色，警察赶上来，用枪柄向老敬浑身乱打。小牛、小花向前拉着，被踢在了一边。

老敬痛苦地嚎叫着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给你去找……”回到屋里去了。

突然屋里一声尖叫：“救人来啊！爷爷上了吊啦！”

媳妇冲到院子当中，连哭带喊。老财家的先生和两个警察见出了人命，就说：“上吊？不拿文契，反正地是归了我们！”一转身溜走了。

就这年，老敬用席卷着埋葬了父亲。不久，母亲也急得病死了。他到十里外的常村去当长工，媳妇、儿女拉着枣枝子出去讨饭吃。

老敬每天从史经村边上走过，看见了自己几间小破屋和自己被夺去的梨树园，就想起父亲、母亲和一家人的遭遇，心就象被撕一样的疼，眼就流泪。可是，世道如此，有泪也

只好往肚里流，仇恨只能记在心里。

三

抗日战争的第二年，老敬就给闺女寻了个婆家，送儿子小牛参加了八路军。可是不久，这里就又叫敌人侵占了。史经村村头上安了个大炮楼，冯老财还当上了伪大乡的乡长。老敬不敢回到本村，还在外处当长工。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，八路军拿了史经村的岗楼，不久又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，老敬才回到史经村来。

回到村里，他最先想到的就是那十亩梨树园子。他每从村头走过，看到那一棵棵熟悉的梨树，心里的血就往上涌。他听农会主任讲减租减息，反对恶霸，打定主意要把这件事跟农会主任讲讲，但又怕斗不过老财，自己反倒吃亏。想来想去，又忍下了。

冬末春初时，史经村一带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惊天动地的清算复仇运动。刚过旧历年的一个上午，史经村清算复仇大会开会了。农会主任举着拳头说：

“现在是说理斗争的时候了，恶霸们吃了咱们的肉，喝了咱们的血，得给吐出来！”

老敬坐在人群里，觉着血一涌一涌往上攻，想把这十亩梨树园子说说，可是还有点拿不定主意。

他看看人们这个也立起来提，那个也举起手来说，都是控诉冯老财——这个欠人们无数血债的大恶霸、大汉奸。

王老敬乘人们说话少的时候，把手一举：“报告主席！”

王老敬是个有名的老实人。四十二岁了，没有和人打过

架，拌过嘴。他一喊报告，大伙的眼便全看着他。他的心虽有些跳，但从嘴中迸出的话是那么有劲：

“俺家那十亩好梨树园子，十年前让冯老财霸占了。逼得俺爹上了吊，俺娘急死了。一家子东跑西串地出去要饭吃……”说着，眼泪断断续续从他眼中涌出来。

群众中响起了愤怒的呼声：“老敬的事，大伙全知道，老乡们要帮助他算帐报仇！”

“反对恶霸地主！”

“农民们团结起来！……”

冯老财不象往日那么威风了。他的眼虽然还是那样狡猾地溜转着，可是在群众面前已失去了光彩。老敬用手指着他：

“你说！霸占我的梨树园子，逼死我爹的，是不是你？”

“那园子是我一百块钱买的，你爹死我哪知道？……”老财装做没事人，想诡辩。

“他不坦白！”

“冯老财要坦白，不坦白不行！”

台下的喊声象一团火。

“咱们都是百年不散的老乡亲，你们得……得原谅我点呀。”老财的声音颤抖了。

“别人跟你是老乡亲，你可从来没把别人当老乡亲！”

“揍他！……”台下一阵呼喊。

“有理慢慢地说，可别动手。”农会主任赶紧拦住大家。

人群如一座爆炸了的火山。王老敬站不下去了，他挤到人群面前，用手指头点着老财的鼻子尖：